

美術考古學發現史

A. Michaelis 著

郭沫若 譯

美術考古學發現史

A. Michaelis

郭沫若譯

上海

湖風書局印行

1 9 3 1

1931 9. 1. 再版

所	版
有	權

精裝 實價二元五角

平裝 實價二 元

美術考古學發現史

譯 者 序

去年年初我在研究中國的古代社會的時候，我感覺到要處理這個問題，關於考古學上的準備智識是不可缺少，我便選讀了這部書，但我所讀的是日本濱田青陵博士的譯本。濱田博士是斯道的專家，他所逐譯的書我相信一定是很有價值。結果和所豫期的相符，我由這部書得到的教益真是不少。適逢其會我從前的一位友人新開了一家書鋪，他寫信來要我的稿件，我便起心翻譯這部書。因為一時買不出德文原本，我在便宜上便從日譯本來重譯了。

書出於重譯，譯筆的生澀自所難免，離原著的風格一定會大有由旬，又加以是屬於專門學問的書，而這項學問所謂『美術考古學』Kunst-archäologie，在中國的讀書界要算

是第一次見面，這書的讀者一定不多，也是意料中事。可感謝的是那位友人，他大胆的替我承印了下來。但我最初向他提出的幾項要求中之一，是全書要經過我自行校對一遍，待我負責補上一篇序文之後再行出版。不料那位友人出書之心比我更切，他不待我自己校對，甚至連我譯者要做的序文都不要，便把書匆匆的印出了。書已印出了，看到插圖之不依譯者所指定的位置，校對之十分疏闊，更加以定價的驚人，使我真是深深的慚愧。覺得對不着作者，並對不着讀者。不消說對於那位舊友承印的盛意也會姑負，因為這書一定是不好銷行的。

書行後不上一年，聽說也消行了七八百部，這論理要算是一種可驚嘆的成績。這種專門的書，譬如就在日本，一年要消上五百部都很困難，我那樣未能盡責的譯書，竟能有這樣的銷路，我相信是中國的讀書界對於此項學問已經在感覺着迫切的要求，同時也恐怕有大部分是出於未知的友人們對於我個人的同情。但這樣的成績在承印本書的友人是不能滿足的，他寫信來責嚷我，說我拿不好銷行的書給他，說是『書堆在三樓，高齊屋頂，無人過問。』這樣一來我真是咎上加咎了。不過也好，我就因這樣在與出版者的雙方合意之下，把這書的第一版停止了印行。

但這書的價值是怎樣呢？我相信凡是認真讀過本書的人，他自有公平的批評，決不是出版家之暢銷與否的標準所能判斷的。照我自己來說，我實在感受了沒大的興味。考古學本是很樸素的一種學問，本書把它由美術的視野來觀照，來敘述，把這一個分科就如像造成了一個萬華鏡一樣。美術或美術史在它本來是富有華麗性的關係上，其敘述便不免容易蹈空，而成爲一種非科學的成品，本書却由考古學的地盤上來處理美術，使我們讀去，覺得古代散佚了的美術作品其由土中露出，就好像園地裏開出的鮮花。這是本書所以引人入勝的地方。說到它的功利性來，它除掉把一部新的美術史用別種形式來提供了給我們，授與了我們極豐富的有機的美術上的智識與學術上的智識之外，它在我們——在我們中國的讀者——尤有一種特殊的效用。

我們中國，整個落後的國家，別的且不論，單從學問上說來，無論在任何科目的分野，可說都是一個未經墾闢的少女地。因而有許多學問上的問題留待中國來解決的真是不少。關於考古學這一個分科，這個現象尤其顯著。考古學雖是前世紀新護生的一種年青的學問，但它是以怎樣的長足而進步着，我們讀了這一部書的人自會明瞭。歐美各國在短時期之內，無論是地上的考查，地底的發掘，幾乎把所有的

領域都踏遍了。舊大陸的西半部就好像行過了開腹手術一樣，已經把五腑六臟都闡明無遺，學者的征箭自然是不能不集注在這東半部的少女地——我們的所謂『赤縣神州』了。近時西歐各國有所謂『支那學』(Sinolog)的勃興，各國政府或財團不斷地派遣學術探檢隊來踏查中國，所道的便是這個消息。新起的日本，新起的日本考古學界，也正急起直追，他們除在本國各地踏查之外，其足跡已經達到了滿蒙山東等地去了。由庚子倍款所成立的『對支文化事業』以及前幾年由中日兩國的學者所成立的『東亞考古學會』(中樞在日本)，尤足以表見他們的雄心。受着這些外來的激刺，中國內部也有一部分の有志者起來從事於考古學的檢討了。如像一兩年來的殷墟發掘，便是這個例證。

這種學術上的趨勢在中國正是方興未艾的。中國在不久的時期之內會有一個考古學上的黃金時代到來，由這兒可以解決得無數的問題。這是國內的有識者所期望的事，同時也是寰球的學術界所期望的事。中國落後，自然一切都很幼稚，但落後者也有它的便宜，便是可以借鑑於他人，採取最妥當最捷便的道路，而免得種種暗中摸索與種種無意識的錯誤與迂迴。政治上的道路是這樣，學問上的道路也是這樣，我們把先進者的最新的方法採用過來，我們所得的利

益不僅是事半而功倍。就在這個義意上，我相信把這部考古學上的良好的著作介紹到中國來，對於我們中國的讀者一定有特殊的效用。我在這樣的意義上把本書逡譯了出來，也在這樣的意義上我現在要來負責介紹，來出此改訂的第二版。

這部書的作者是德國市堡大學教授已經去了世的亞多爾夫·米海里斯博士 (Adolf Michaelis)。書的名稱在原序中是已經明示着的，初名第十九世紀之考古學上的諸發見，1905年由萊府的惹曼書店 (Seemann in Leipzig) 出版，後於1908年增訂改版時，更名為美術考古學上的諸發見之一世紀。日譯者濱田博士更名為今名，我覺得較為簡便，故依從了他的。

據濱田博士的序上說：

亞多爾夫·米海里斯教授以1835年七月23日生於德國之基爾 (Kiel)，是有名的考古學家沃安央氏 (Otto Jahn) 之甥，早年便受央氏之感化，對於斯學發生趣味，在旅行於意大利 希臘，倫敦，巴黎，等地之後，曾歷任格來斯瓦德 (Greiswald) 及區賓庚 (Tübingen) 兩大學之教職。1872年至1877年在市堡 (Strasbourg) 之新設大學擔任考古學教授，設立考古學研究院，並完成了優秀的模型博物館，有所

資於學子之研究。教授之著作不少，引用古文獻以公平之見地援助德國及各國學者之研究，其功績尤著。就中有價值之書可推1871年出版之巴爾特弄（Der parthenon），此外可舉者為大不列顛國內之古代大理石（Ancient Marbles in Great Britain），胥普林曷爾氏美術史綱要（Springer: Handbuch der Kunstgeschichte）第一卷中希臘羅馬之部分，及本書之原著美術考古學上的諸發見之一世紀等。還有關於文獻的研究上，考證了鮑桑尼亞士記事中關於亞克羅坡里司（Akropolis）的部分，其次關於達齊杜士之雄辯家論（Tacitus: Dialogus de Oratoribus），梭佛克勒士之奔勒克屈拉（Sophokles: Elektra），亞普勒烏士（Apuleius）中的『普西血與鳩丕陀故事』（Psyche und Kupidon），均有批評出版。又1873年，完成了沃安央氏的希臘圖譜編年（Griechische Bilderchroniken）。曾被舉為羅馬的德國考古學院之會長。其他所關係的學會不遑枚舉。1910年八月12日卒，時年七十五。

以上是米海里斯博士的略傳，在這兒雖然只可見得一個大概，但我們在他這部不朽的著述裏面，正可以親接他的警歎。不過可感遺憾的是，我這譯書是重譯，對於原著的風味實在相差甚遠；我自己覺得有把一座美麗的花園，化成了

一片荒圃的情況。但在這一版上，我把所有的筆誤和印誤的完全改正了。這事我是不能不感謝一位朋友，便是仿吾。仿吾在去年秋季從柏林替我把原書購寄了一部來。我早就起心想把我的譯書和原文來對校一遍，但終因為忙於他種述作未能辦到。荏苒之間又過了一年，直到本月來稍稍有點閑暇，我便費了兩禮拜的工夫來校讀了一次濱田氏的譯文，是很忠實的，大體上雖是直譯，但有好些地方也是出於意譯，比較起原文的簡核明暢的筆致，已不免稍稍有點距離。而我的更是重譯，這是怎麼也難使人滿足的了。我本想再來照着原文改譯一次，但可惜的是我沒有這樣的時間上和物質上的餘裕了。好在我們不是把這書作為文學讀本讀，我們是該把它作為學術研究的指南的，文字就算欠缺得一些，只要能夠得魚得兔，似乎也可以忘筌忘蹄罷。

讀這部書最必要的是要有圖譜，原書除卷首的牛通像外沒有插圖，當備的圖譜在原序中雖已經標示了出來，但在我們中國的讀者事實上是很難到手。英譯本和日譯本便均有插圖。然插圖過多時又會使書的發行上感覺困難，所以我根據日譯本的圖版，只就最感必要的範圍內選了十五張來插入了。

原書的卷頭本有一葉獻詞，我現把它鈔錄在這兒：

Meinen lieben Jugendfreunden
und Studiengenossen

ALEXANDER CONZE

(Berlin—Italien—Griechenland)

und

EUGEN PETERSEN

(Kiel—Bonn—Rom)

in Liebe und Treue

Gewidmet

【以愛與忠實獻給我親愛的竹馬之友與
學友的亞歷山得·孔采（在柏林，意大利，希臘）與威根·培德森（在基爾，
朋恩，羅馬）】

這孔采與培德森二氏的業績，在本書中屢有所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大概。

還有是原書的卷末本附有三種附錄。一種是『年表式的概觀』，一種是『索引』，最後是美術史綱要舊版插圖號數的對照表。這三種附錄在本譯書中都省略了。後一種在中國的讀者無所必要，因為大家都沒有『美術史綱要』的舊版而前二種則可說全是固有名詞的羅列。好在這書並不是怎

麼浩大的鉅製，有那樣欲進而求其詳細的篤志家，最好是直讀原文。又有英文譯書（A Century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是白諦娜·康懷樂女史（Bettina Kahnweiler）翻譯的，附有牛津大學泊西·瓜德訥（Percy Gardner）教授的一篇長序，通英文的人自然也可以作為參考。

1930年12月12日

譯 者

原 序

這本小著先是二年前以“第十九世紀考古學的發見” (Die archäologischen Entdeck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的書名公諸於世的，至其內容的根本是我一千九百〇四年至五年的講演的底稿。只是那時候我所講的時時超過了十九世紀的範圍；這回在增訂改版的時候，我把題名改爲“美術考古學發見之一世紀” (Ein Jahrhundert Kunstarchäologischer Entdeckungen)，不外是使說到第二十世紀的地方也能適應而已。又在這兒應該申說的，是本書的增訂在一千九百〇七年五月便已經終結，著手印刷，因爲著者的久病使本書的發行遲延了很久，在這期間中的發見與研究，不能收入本書中，是深以爲遺憾的。

“鋤頭的考古學” (Archäologie des Spatens) 與其收獲

是本書敘述的對象，而且“考古學”的名稱在這兒是“美術考古學”(Kunstarchäologie)，不帶美術性質的單純的文化的產物，只是時時言及而已。又由同樣的見地，“款識學”(Epigraphie)是除外了的，古泉及寶石彫刻之類也沒有加入：因為這些差不多不能稱為發見。還有其他的一個制限是我自己的研究限於古典美術的範圍(指希臘羅馬)，關於別國的美術的我的知識都不過是根據別人的成果。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在敘述關於希臘美術的我們的知識是怎樣勃興起來，怎樣普及而且增進的；而且這個有趣味的題目從來還沒有綜合的著述表見於世，這是使我想補缺陷，而公刊這部書的原因。我不曾親自發掘過，但對於過去五十年間別的學者的發掘事業，我時常是以興味追跡着的，又往往有直接地得到知識的機會，這是使我自信着對於本書的編纂多少有點資格。“禾黍割了，應該有束禾的人來做他謙卑的任務”(Hinter den Schnittern muss auch der Garbenbinder seines bescheidenen Amtes walten)。又德國的發掘與研究假如特別多記載了時，那只因爲我在收集資料上多得了便利的原故。

本書的讀者自然不是考古學的專門家，本書對於專門學者也不能有何等新的貢獻，它的目的只在想學習考古學

的學生，特別是對於古代美術有興味與愛好的一般的讀書界。專因為這個理由，在初版中所附載的“參考書目”以為無用，故此次省略了。又為此等一般的讀者謀參照圖譜之便，我把我曾參與過那編纂事業的胥普林曷爾氏的“古代美術史綱要”（Handbuch der Kunst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n Anton Springer）（千九百〇七年第八版）及文特爾氏的“美術史圖說”（Kunstgeschichte in Bildern von Franz Winter）（千九百年，第一卷）的插圖號數附記在本書的欄外，又於卷末揭出了“美術史綱要”舊版插圖號數的對照表，使有舊版的人便於檢閱（本譯書中此項附錄等省略了——譯者）。

在這新版的時候，我由我的友人及批評家諸氏得到不少的忠告，我盡量的採用了，我是很感謝的。特別是有賴於賴拿克氏（Salmon Reinach），波爾夏德博士（Dr. Borchardt）及美塞爾胥米德博士（Dr. Messerschmidt）的通信的地方很多，我表示我的謝意（第八章石器時代及第十五章埃及，安息各節）。又在這新版上得於卷頭插入牛通氏（Charles T. Newton）的肖像畫使本書增加了光彩，這畫是於美術有造詣的牛通夫人，在牛通氏由南方歸國時所製作的。我十分感謝我由原畫的所有者，牛通夫人的令妹君，牛津的法爾諾夫

人(Mrs Furneaux)得到公刊的快諾；又倫敦的我的友人珂爾溫氏(Sidney Colvin)爲我執介紹之勞，我感謝他的厚意。最後我想把一八七七年二月二日，牛通氏對於市堡大學的哲學部授與哲學博士的學位時，所申致感謝的書簡，引用來作我這篇序言的結束。“關於考古學的文獻學的各方面的健實而徹底的報告，我所常常求得的是德國，這是在這時代任何其他的各國都是不能生產出的。又對於我多年盡瘁着的事業，我可以期待着她的鼓舞和領會的也是德國，現在我感覺着我這不是一種空想了。”

一九〇八年二月 於市堡亞多爾夫·米海里司